

安大简《邦风·魏风·椒聊》解析

子居

<https://www.preqin.tk/2023/06/30/4579/>

中国先秦史网站 2023年6月30日

关于此诗，《毛传》言：“《椒聊》，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郑玄进一步在于首句后笺称：“兴者，喻桓叔晋君之支别耳，今其子孙众多，将日以盛也。”此说于宋代已被质疑，朱熹《诗序辨说》即言：“此诗未见其必为沃而作也。”盖以《椒聊》诗中并无任何内证可以支持《毛诗序》之说。而由笔者此前所分析安大简《魏风》各篇来看，《椒聊》当也是出于魏氏，笔者在《安大简〈邦风·魏风·扬之水〉解析》曾言及《杨之水》的背景：“真实情况盖是魏献子受密命于晋侯和范宣子，与栾盈的合作应该只是去做卧底了解叛方信息，范鞅胁迫魏舒从公即使确有此事也极大概率只是在演戏，只有推测魏舒是受命行事，才有条件合理解释平叛后魏舒不仅无过且因功受邑得到曲沃并能在韩起去世后继位执政卿，所以才有《扬之水》中言‘我闻又命，不可以告人。女以告人，害于躬身。’如以上推测不误，则《魏风·扬之水》盖即作于公元前550年。”则由此判断《毛诗序》所承袭的旧诗说中，“沃之盛强”很可能本是指魏氏，而“晋昭公”也就是春秋末期的晋昭公而非晋昭侯。魏氏代晋属战国时事，因此这个诗说盖出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强盛之时。但仔细考虑《椒聊》诗义，魏氏作诗自刺未免不近情理，更由下文解析内容可见，《椒聊》很可能原是晋昭公时魏舒称扬赵氏之诗，战国后期、末期阶段，由于本属《魏风》的《椒聊》被和其它诗篇整体变更归类成为《唐风》，因此导致被一再误解讹传，才形成《毛诗序》的“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

【宽式释文】

椒櫛之实，坳迺盈擧。彼己之子，硕大无朋。椒櫛且，远悠且。

椒櫛之实，坳迺盈菊。彼己之子，硕大且笃。椒櫛且，远悠且。

【释文解析】

栽（椒）櫛之實（實）〔一〕，坳（蕃）迺（衍）滢（盈）擧（升）〔二〕。

整理者注〔一〕：“栽櫛之實：《毛诗》作「椒聊之实」。「栽」，从「木」，「戚」省声，或即「椒」之异体。《诗·周南·樛木》「南有樛木」，《释文》：「木下句曰櫛。马融、《韩诗》本并作杓，音同。」《尔雅·释木》：「杓者，聊。」《毛诗》作「聊」乃借字。上古音「杓」「櫛」并属见纽幽部，「聊」属来纽幽部，音近可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七四九、七五二页）。”¹“櫛”、“聊”皆“棊”之通假，字又作“棊”，清代阮元《揅经室集》卷二：“椒聊聊字，

¹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4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旧训为‘语助’，谬矣。《毛传》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脱‘棗’字。《郑笺》云：‘一棗之实’意实承《传》而述言之，缘《传》已专训，不必再为‘聊，棗也’之训矣。《尔疋》云：‘椒檝丑，棗。’‘棗’即‘棗’也。又曰：‘杓者，聊。’‘杓’亦即‘棗’也。《诗》之‘兕觥其觶’，‘觶’每作‘觥’，𠂔、求通也，是《尔疋》此句专为《唐风》而释，毛、郑皆知而郭璞未详，陆玑妄为语助之说，然则斯义自魏晋以后皆昧之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一：“‘椒聊之实’，《传》：‘椒聊，椒也。’《笺》：‘椒之性芬香而少实，今一棗之实，蕃衍满升，非其常也。’瑞辰按：《尔雅·释木》：‘椒檝丑棗。’郭注：‘棗莢子聚生成房儿。’《尔雅》又曰：‘杓者聊。’郭注：‘未详。’今按：杓、棗古音同，杓即棗也。椒聊即椒棗也。郑笺：‘一棗’二字正释聊字。窃疑《毛传》原作‘椒聊，椒棗也。’故《笺》言‘一棗之实’以申释之，后《毛传》脱去‘棗’字，《陆疏》遂误以‘聊’为语辞矣。《说文》：‘棗，棗棗也。’义本《毛传》当作‘棗聊，棗棗也。’后人不知‘聊’即为‘棗’，或妄删去‘聊’字耳。《说文》又曰：‘棗，檝棗实如裘也。’笺作‘棗’者，段借字也。刘向《九叹》：‘怀椒聊之葳葳兮。’王逸注：‘椒聊，香草也。’‘椒聊’二字连读，亦不以‘聊’为语辞。”查《椒聊》孔疏：“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气日益长远，喻桓叔德弥广博，是取香气为喻也。言‘一棗之实’者，棗谓椒之房，裹实者也。《释木》云：‘椒、檝丑，棗。’李巡曰：‘檝，棗莢也。椒、棗莢皆有房，故曰棗。棗，实也。’郭璞曰：‘棗莢子

聚生成房。’是椒裹名为棗也。知蕃衍满升谓一棗之实者，若论一树则不啻一升，才据一实又不足满升，且诗取蕃多为喻，不言一实之大，故知谓一棗之实也。验今椒实，一裹之内唯有一实。时有二实者，少耳。今言一棗满升，假多为喻，非实事也。王肃云：‘种一实，蕃衍满一升。’若种一实，则成一树，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种一实为喻也。”又《山西植物志·芸香科·花椒属》：“蓇葖果，黄褐色或紫红色，果皮表面常密披凸起的油点，内果皮纸质，淡黄色，成熟时自顶端沿背腹缝线开裂。蓇葖果内含种子1粒，黑色，有光泽。”²因此孔疏所言“一裹之内唯有一实。时有二实者，少耳”的情况属实，所以其在之后有推论“今言一棗满升，假多为喻，非实事也。”而据《尔雅·释木》：“栝，其实棗。”邢昺疏：“栝，似樗之木也。栝，盛实之房也。孙炎曰：‘栝实，橡也。’郭云：‘有棗汇自裹。’《诗·秦风》云：‘山有苞栝。’陆机《疏》云：‘秦人谓柞栝为栝，河内人谓木蓼为栝，椒楸之属也。其子房生为棗，木蓼子亦房生。’故说者或曰柞栝，或曰木蓼。”《尔雅·释木》：“椒楸丑，菜。”邢昺疏：“菜者，实之房也。椒、楸之类，实皆有菜汇自裹。”故“棗”即植物的子房，阮元、马瑞辰所说当是。“椒”因为芬香属性而被古人重视的情况，先秦文献习见，如《诗经·周颂·载芟》：“有椒其馨，胡考之宁。”毛传：“椒，犹餗也。”《诗经·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苢，贻我握椒。”毛传：“椒，芬香也。”《管子·地员》：“薜荔白芷，蘼芜椒连。”《楚辞·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

² 《山西植物志》第三卷第9页，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1月。

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楚辞·九歌·湘夫人》：“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楚辞·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苏粪壤以充帙兮，谓申椒其不芳。”《荀子·议兵》：“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荀子·礼论》：“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等皆是其例。

整理者注〔二〕：“𡗗𡗗𡗗^𡗗舉：《毛诗》作「蕃衍盈升」。「蕃」，《文选·景福殿赋》注引作「蔓」，《白帖》引作「繁」。上古音「𡗗」属并纽文部，「蕃」属并纽元部，音近可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一四四页）。「𡗗」，《毛诗》作「衍」，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作「延」。「侃」「衍」本一字分化（参裘锡圭《释「衍」「侃」》，《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一九九二年），「𡗗」「衍」音近可通。「舉」，从「手」，「兴」声。上古音「兴」属晓纽蒸部，「升」属书纽蒸部，音近可通。参照下章「𡗗（蕃）𡗗（衍）𡗗（盈）擗（𡗗）」来看，「舉」可能表示「在手」之义，《毛诗》作「升」疑为借字。”³《说文》未收“𡗗”字，后世“𡗗”字义项多是来自“坳”，由此可推测安大简的“𡗗”盖“坳”字异体，《说文·土部》：“坳，尘也。从土分声。一曰大防也。”是“坳”又为“坟”字异体，《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毛传：“坟，大防也。”《玉篇·土部》：“坳与坟同。”而贲与番、繁皆相通⁴，这也可以表明安大简的“𡗗”当即“坳”字

³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4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⁴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148页“贲与番”、“贲与繁”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异体。据此，还可推测《诗经》原始版本对应于安大简《椒聊》“[𣎵](#)”字的盖是“[贲](#)”字，读为“[蕢](#)”，《毛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有蕢其实。](#)”毛传：“[蕢，实貌。](#)”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传》：‘[蕢，实貌。非但有华色，又有妇德。](#)’[蕢者，颁之假借。](#)《说文》：‘[颁，大首兒。](#)’引伸为凡大之称。《尔雅·释诂》：‘[坟，大也。](#)’[坟亦颁之借。有蕢者，状其实之大也。](#)至《说文》‘[蕢，杂香艸也](#)’，乃蕢之本义耳。古以华喻色，以实喻德，此魏人‘[春华秋实](#)’之喻所本。”可知“[蕢](#)”为植物子实盛大美好貌。

《礼记·乡饮酒义》：“[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郑玄注：“[繁，犹盛也。](#)”《太玄·应》：“[次七：日强其衰，应蕃贞。](#)”范望注：“[蕃，盛也。](#)”《广雅·释诂一》：“[衍，大也。](#)”王念孙《疏证》：“[衍者，《楚辞·天问》：「其衍几何」，王逸注云：「衍，广大也。」《汉书·郊祀志》：「德星昭衍」，颜师古注云：「衍，大也。」](#)”故《毛诗序》以“[蕃衍](#)”、“[盛大](#)”连言。“[擧](#)”盖“[承](#)”字异体，字又作“[拊](#)”，所以《毛诗》作“[升](#)”，《周易·艮卦》：“[不拯其随，其心不快。](#)”《释文》作“[不承](#)”。《周易·涣卦》：“[初六：用拯马壮，吉。](#)”《释文》：“[拯，子夏作拊。拊，取也。](#)”《说文·手部》：“[拊，上举也。从手升声。《易》曰：「拊马壮，吉。」撻，拊或从登。](#)”徐铉注：“[今俗别作拯，非是。](#)”《方言》卷十三：“[躡、拊，拔也。出休为拊，出火为躡也。](#)”《列子·黄帝》：“[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并流而承之。](#)”《释文》：“[承音拯，《方言》：出溺为承。](#)”《集韻·蒸

韻》：“拊，《说文》：‘上举也。’引《易》：‘拊马壮。’古或作承、搃、拯、丞。”而“承”就是“捧”，《说文·手部》：“奉，承也。……承，奉也。”《广韵·肿韵》：“捧，抚勇切，掬也。或作拊、奉。”所以“**盈馥馥擧**”对应于下文的“**盈馥馥擗**”。椒实的明显特征就是很小，所以孔疏有“验今椒实，一裹之内唯有一实。时有二实者，少耳。今言一椽满升，假多为喻，非实事也”的推论，其关键就在于将“蕃衍盈升”理解为了“多”，这种理解在郑笺即已出现“椒之性芬香而少实，今一椽之实，蕃衍满升，非其常也。兴者，喻桓叔晋君之支别耳，今其子孙众多，将日以盛也。”所以孔疏言“假多为喻”，但实际上《毛传》只言“盛大”而未言“众多”，《椒聊》说的就是“一实”而能“盈捧”、“盈掬”，所以才是“硕大无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八：“应劭《汉官仪》：‘皇后称椒房，取其蕃实之义也。《诗》曰：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应用《鲁诗》，明鲁毛文同。《文选》何晏《景福殿赋》、曹子建《求通亲亲表》李注，并引《诗》曰：‘蔓延盈升，美其繁兴也。’蕃衍、蔓延，声同字变，盖出三家。‘美其繁兴’四字，疑亦《诗传》中语。”《文选》李善注也是引的《汉官仪》文（作《汉旧仪》），并且《艺文类聚》卷十五、《太平御览》卷九五八、《尔雅翼》卷十一、《事类备要》前集卷二十一、《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翰墨全书》庚集卷三、《群书通要》戊集卷一、《唐类函》卷二十八和卷一百八十八引《汉官仪》皆是作“**蔓延盈升**”，《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汉官仪》则是作“**曼延盈升**”，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九引应劭《汉官仪》

作“蕃延盈升”，《通典》卷三十四、《白氏六帖》卷六、《本草纲目》卷三十二、《唐类函》卷一百二十一引作“繁衍盈升”，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引作“蕃衍延盈”盖是有讹误。由诸书所引可见《鲁诗》此句很可能也并不是与《毛诗》相同，再考虑到前引先秦文献所体现出的观念，则《椒聊》当是以“椒棣”喻德馨而非“取其蕃实之义”，“蕃实之义”盖是晚至汉代才出现的诗说。

皮（彼）^巳（其）之子〔三〕，碩（碩）大無^壘（朋）〔四〕。栽（椒）^糶（且），遠^糶（條）^糶（且）〔五〕。

整理者注〔三〕：“皮^巳之子：《毛诗》作「彼其之子」。参前《汾沮洳》注。”⁵敦煌残卷伯 2529《毛诗故训传》则是作“彼已之子”，笔者在《安大简〈邦风·侯风·汾沮洳〉解析》⁶中曾言：“《汾沮洳》中言‘殊异公路’、‘殊异公行’、‘殊异公族’，自然表明‘彼其之子’既不是‘公路’、也不是‘公行’、‘公族’，而比喻自然通常是以熟悉的事物为喻，采菜女子以‘公路’、‘公行’、‘公族’为比本身就很奇怪，更兼春秋时期等级森严，卿大夫可以僭越礼制是因为他们往往比制约方更有权有势，若普通民众以‘公路’、‘公行’、‘公族’为比，恐怕无异于自寻死罪，因此可知《汾沮洳》中的‘彼其之子’虽然不是‘公路’、‘公行’、‘公族’，但肯定有非常强大的政治背景，显然不会是采菜女子所能考虑者，故《汾沮洳》不会是近现代学人所说的恋诗。在整个春秋时期的晋国史中，被

⁵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 144 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 年 8 月。

⁶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www.xianqin.tk/2021/04/04/2818/>，2021 年 4 月 4 日。

如同《汾沮洳》诗这样称美，而又政治背景非常强大，但曾经并不是内定为‘公路’、‘公行’、‘公族’的人，仅有一人，此人即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毛诗》作“彼其之子”非常可能是唐宋时期才出现的情况，很可能是《毛诗·魏风·汾沮洳》先被误抄作“彼其之子”，进而影响到其他各篇也被改写为“彼其之子”，然后改写后的版本被定为官方版本，才导致现在的《毛诗》全部皆作“彼其之子”。

对于“彼己（其）之子”的“己（其）”，林庆彰先生《释诗‘彼其之子’》提出当读为“姬”，言：“如将‘彼其之子’之‘其’释作语词，则在前引各诗中总是杆格不入，诗义也隐晦不彰。如将‘其’字作为姬姓之‘姬’的假借，则颇能怡然理顺。理由是：一、根据前引《书·微子》‘若之何其’，郑注：‘其、语助也。齐、鲁之间声近姬。’是知‘其’与‘姬’声相近。且姬从‘臣’得声，臣、其、己等，皆在古音‘之’部，诸字之音必相近，音近则可以借用。二、‘彼其之子’诸句，出现于王、郑、魏、唐、曹诸风。周为姬姓之国，《王风》乃东周洛邑一地之诗歌，郑为宣王母弟友所封之地，魏亦姬姓之国，唐为周成王母弟叔虞所封之地，曹为武王弟叔振铎所封之国，以上诸国皆姬姓。其他各国《风》皆无彼其之子的句子，此可证明彼其之子的其，应该是姬姓的姬。三、根据《诗经》中与‘彼其之子’相似的句子，如《丘中有麻》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彼留之子’的‘留’，毛传解作‘大夫氏’，亦即氏族之名。‘彼其之子’之句法与其相同，‘其’字似不应解作语词。四、从这五首诗来判断，这‘彼其之子’显然是贵族的身份，如作‘姬’，

恰好符合他的身份，且诗句也通畅无碍。注解为居处之居，失之。犹《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是说是说姬家的青年，不跟我们一起到申的地方防守，因为他是贵族，可以不去。《郑风·羔裘》是说姬家的青年，服从命令而不改变。《魏风·汾沮洳》是说姬家的青年美得说不尽。《唐风·椒聊》是说姬家的青年壮硕无比。《曹风·候人》是说姬家的青年有三百件赤带的官服。以上五首皆落实在姬姓的青年上，所指的青年并非同一人，但他们同是姬家贵族则一。如此解释，诗中之批评或颂赞，才显得更有意义。”所说应是，不过与林庆彰先生观点略有不同之处在于，笔者认为“姬”既可指氏也可指姓，《汾沮洳》诗中的“彼姬”很可能就是指赵武之母赵庄姬。”延续笔者对安大简《汾沮洳》中“彼^𠄎之子”的推测，则安大简《椒聊》中的“彼^𠄎之子”很可能也是同指赵武。

整理者注〔四〕：“^碩大无^𠄎：《毛诗》作「硕大无朋」。「^𠄎」，从「土」，「朋」声，亦见于《郭店·语四》简一四、《上博三·周》简一四。《说文·土部》：「^𠄎，丧葬下土也。」也有学者认为「^𠄎」乃「崩」之异体。「^𠄎」「朋」谐声可通。”⁷“硕大”一词又见于《诗经·陈风·泽陂》，而《毛诗序》言：“《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於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陈灵公与赵武时代相近，而去晋昭侯已一百多年，因此若《泽陂》的成文时间确在陈灵公所属的春秋后期前段，则可由此推测《椒聊》的成文时间也当近于春秋后期。若按前文解析内容推定“椒聊”指的是赵庄姬，“硕大无朋”

⁷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4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指的是赵武，则恰可解释孔疏中的“验今椒实，一裹之内唯有一实。时有二实者，少耳。今言一椽满升，假多为喻，非实事也”质疑，因为赵武为赵氏仅存的独苗，自然就是“一裹之内唯有一实”，赵武一直升至晋国正卿，晋君一下，无人能匹，自然也就是“硕大无朋”，这也就对应郑笺对诗义的理解“今一椽之实，蕃衍满升，非其常也。”另一方面，据《国语·晋语八》：“赵文子为室，斫其椽而斲之，张老夕焉而见之，不谒而归。文子闻之，驾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对曰：‘天子之室，斫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诸侯斲之；大夫斫之；士首之。备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何敢以告。’文子归，令之勿斲也。匠人请皆斫之，文子曰：‘止。为后世之见之也，其斫者，仁者之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为也。’”可证赵武晚年被张老当面指责“贵而忘义，富而忘礼”才半途终止其奢侈表现，这也就意味着若从负面角度理解《椒聊》的“硕大无朋”也是可以对应于赵武的。《国语·晋语七》：“吕宣子卒，公以赵文子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军。三年，公始合诸侯。四年，诸侯会于鸡丘，于是乎布命、结援、修好、申盟而还。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绛为不犯，使佐新军。”之后魏绛作为赵武的副手长达数年，二人关系的密切不难推知，而随着赵武的一路升迁，魏绛和其子魏舒对赵氏一直处在仰视角度，因此安大简《魏风》中的《椒聊》篇盖是表达魏氏心态完全可能，也即《椒聊》篇很可能作于春秋后期末段至春秋末期初段、前段左右。

整理者注〔五〕：“远^條：《毛诗》作「远条且」。「条」，

日本古本经文作「脩」。「**𦉳**」，从「长」，「攸」声，或即表示修长之「修」的专字。「**𦉳**」「条」「脩」，并谐声可通。”⁸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一：“‘远条且’，《传》：‘条，长也。’瑞辰按：足利古本经文二‘条’字皆作‘脩’，《方言》、《广雅》并曰：‘脩，长也。’修、脩古同声通用，《史记》周勃封为条侯，注曰：‘条，《表》皆作菑。’《汉书·地理志》言都国脩县，注曰：‘脩音条，《括地志》作菑。’是其证也。疑《毛传》以‘修’为‘脩’之段借，或本作‘脩’，故训为长。但考二章《传》‘言声之远闻也。’段玉裁曰：‘声当作馨，与《说文》馨香之远闻也合。’使两章经皆作‘脩’则首章《传》既以‘长’释之，二章《传》不烦另释。窃谓古本首章作‘脩’，故《传》训‘长’；二章经作‘条’，故《传》取芬芳条畅之义训为馨之远闻也。足利本两章皆作‘脩’，正义本及唐石经两章皆作‘条’，各有一误。又按：‘攸’为行水攸攸之兒，故义又为长，《尔雅·释诂》：‘悠，长也。’‘悠’当作‘攸’，凡经传作‘脩’训‘长’者，皆‘攸’字之段借。”其“各有一误”说并无确据，今安大简两章也是用字相同可证。《毛传》首章训“长”是训诂，二章云“言声之远闻也”是申述，并无“二章《传》不烦另释”的必然性。但考虑到“**𦉳**”、“条”、“脩”的共同文字部件即“攸”，因此很可能《诗经》原始版本中的《椒聊》篇此句确是“远攸且”，各传本或读“攸”为“**𦉳**”、或读“攸”为“条”、或读“攸”为“脩”，才形成现在看到的版本差异。而“远攸且”实际上

⁸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4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也确实更适合读为“远悠且”，“远悠”即“悠远”，《尔雅·释诂》：“悠，远也。”先秦文献中称“悠远”者多见，如《毛诗·小雅·渐渐之石》：“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山川悠远，曷其没矣。”《穆天子传》卷三：“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国语·吴语》：“吾道路悠远。”《礼记·中庸》：“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皆是其辞例，而且《礼记·中庸》的内容可以直接引为对《椒聊》此句“远悠且”的理解，也即《椒聊》是以“椒棊”起兴，比喻晋成公之女、晋景公之姐赵庄姬的馨德，而后以“硕大无朋”形容成为正卿的赵武，在之后诗句中言“远悠且”则自然去赵庄姬已非一代，若再结合《毛诗序》首句的“刺晋昭公也”来考虑，则很可能是汉代误解旧诗说中的“晋昭公”为“晋昭侯”，才敷衍出“君子见沃之盛强”云云，故至此盖可推测《椒聊》很可能是晋昭公将启用赵武之孙赵鞅时，魏舒所赋之诗。

◎栽（椒）〔【百八】〕樛之實（實），坳（蕃）迥（衍）滢（盈）
擇（掬）〔六〕。

整理者注〔六〕：“坳迥滢擇：《毛诗》作「蕃衍盈掬」。「掬」，《释文》：「本又作掬。」《文选》注引作「掬」。「擇」，从「手」，

「𢶏（𢶏）」声（参赵平安/《释「𢶏」及相关诸字》，《语言》第三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即古「掬」字。《说文·手部》：「在手曰掬。」徐铉认为「掬」乃「掬」之俗字。或释此字为「𢶏」之繁文，与「掬」是音近假借的关系。”⁹“擗”字盖即“鞠”的异体，《说文·手部》：“鞠，撮也。从手，籀省声。”段注：“按字之同音者有三，此谓三指撮也。臼，谓叉手也。掬，谓在手也。”而《说文·幸部》：“籀，穷理罪人也。从幸从人从言，竹声。籀，或省言。”这样就直接联系到了赵平安先生《释「𢶏」及相关诸字》文，由此也可判断“鞠”盖即“𢶏”字异体，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撮磨，上甯捋反、郎括反，《考声》：手撮取也。”同书卷十二：“撮磨，仓活反，《考声》云：‘手撮取也。’《广雅》：‘撮，持也。’”同书卷十五：“掬满，弓六反。掬，俗用，非本字，正作掬。《字书》：‘在手曰掬。’《说文》作臼，两手相对象形字也。《考声》作鞠，亦作莽，古字，两手撮取也，皆古字也。今通作鞠，用引失之矣。”同书卷十九：“一掬华，弓六反。《说文》：‘掬，撮也。又曲指捧物也。’古作莽，或作鞠，亦作掬，又作臼，并通用也。”可证段玉裁注所言“此谓三指撮也”当非《说文》原意，“鞠”就是“籀”，因此与“掬”字“并通用也”，“曲指捧物”义也正对应于笔者前文分析所言“‘擗’盖‘承’字异体……而‘承’就是‘捧’。”《古今韵会举要》卷二十五引作“繁衍盈掬”。

⁹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4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皮（彼）己（其）之子，碩（碩）大戲（且）擥（篤）〔七〕。栽（椒）糝戲（且），遠糝（條）戲（且）。

整理者注〔七〕：“碩大戲擥：《毛诗》作「硕大且笃」。毛传：「笃，厚也。」「擥」，从「手」，「祝」声。上古音「祝」属章纽觉部，「笃」属端纽觉部，「擥」「笃」音近可通（参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第四一七页）。”¹⁰“擥”字或可考虑是“筭”的异体，“筭”即“筑”，《释名·释言语》：“笃，筑也。筑，坚实称也。”“筑”又有拾义，《尚书·金縢》：“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释文》：“马云：筑，拾也。”作拾义的“筑”又作“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即五画地，擥其画中央土而怀之。”《玉篇·手部》：“擥，舒育切，拾也。”《韩诗外传》卷二：“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轻死亡，不能恬贫穷，而曰我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绝声，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谏愈忠；伯夷叔齐饿于首阳，而志益彰；不轻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缊绪，未尝完也，粝米之食，未尝饱也；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欲行义白名，无顾利害，然后能行之。《诗》曰：‘彼己之子，硕大且笃。’良非笃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与之哉！”引用《椒聊》而言“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欲行义白名，无顾利害，然后能行之。……笃修身行之君子”，是《韩诗》之说有此义，与《韩诗外传》此段内

¹⁰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4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容大致相同的文字又见于《说苑·立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八：“《说苑·立节篇》论士欲立义行道，引《诗》‘彼其之子，硕大且笃’而推衍之，明《鲁》、《毛》文同。”因此《椒聊》这句诗盖是《鲁诗》、《毛诗》用字相近，与《韩诗》略异，但说解上则基本相同。据《左传·昭公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讟，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因此“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欲行义白名，无顾利害，然后能行之。……笃修身行之君子”这样的描述用于形容晋国的赵武很明显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讽刺的是，同是《左传·昭公元年》：“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以年？’”刘子这样的负面评价之下，后世出现《毛诗》那样以《椒聊》为刺诗的观点自然也不足为奇。盖即在后世说诗的各种异说中，存在着一方面以此诗为晋昭公时之诗，另一方面又以此诗为刺诗的一种传承，才演化出《毛诗序》的“《椒聊》，刺晋昭公也。”

另及，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关雎〉解析》中曾提到：“先秦时的《诗经》，当理解为各邦之《风》，大、小《雅》，周、商、鲁《颂》等最早盖皆曾单独为编流行于世，《颂》的合编较早，其次是部分《大雅》，此时《邦风》和《小雅》各篇很可能还都分合不定。安大简中的诗篇盖即《邦风》的一种编辑整理本，从这个角度上说，称安大简《邦风》应比安大简《诗经》更确切一些，故笔者各篇解析将只称《邦风》而不称《诗》或《诗经》。整理者在说明部分提到删诗问题，对于删诗之类的内容，笔者认为，《论语》尚且缺乏可信度，更遑论‘删《诗》’之类汉代才出现的所谓‘公案’。安大简《邦风》实际上不过再次证明了笔者在《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第五章解析》已经提到过的‘在先秦时期，不但《诗》、《书》绝非儒家私有财产，且对于真正的经史传承，儒家也绝非居于重要地位。’¹¹原因显而易见，安大简《邦风》显然不是从《论语》所说《诗三百》中拆分出来的，只会是当时仍单编流行的《邦风》而非《诗经》，所以才不但字句而且篇章、次第都与今传本有异。也就是说，目前根本没有任何确实证据能证明《论语》所说的《诗三百》这个定编本在春秋末期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都没能证明的情况下，讨论有没有删《诗》未免皆是空谈。”¹²在笔者指出《邦风》至战国后期仍是单编流行之后，荆州王家嘴楚墓又出土了楚简《邦风》，据《湖北荆州王家嘴 798 号楚墓发掘简报》：“M798 :16，室内揭取编号 3200 枚（不计小碎片），推测原数量约为 800 支。置于棺椁之间的西侧空隙中，

¹¹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8/06/05/579>，2018 年 6 月 5 日。

¹²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09/26/798/>，2019 年 9 月 26 日。

有少量残片流入头箱内。字体为战国楚系简帛文字。按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诗经》的《国风》部分，十五国风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有发现。……王家嘴 M798 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前段。”¹³很明显，虽然简报作者仍习惯性地称之为“《诗经》的《国风》部分”，但实际上这就是单编流行的《邦风》，并没有与《雅》、《颂》合编成为《诗经》，而学界战国分三期说中的战国晚期与笔者所用战国分四期说所说的战国后期是有重合时段的，也就是说在战国后期时，《邦风》仍然主要是单编流行，这也就意味着上博简《孔子诗论》不会早于战国后期，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补一）“乎”》¹⁴中也已据《孔子诗论》使用了虚词“乎”推断其成文时间“不早于战国后期前段”，二证相合，自然可以确定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成文是在战国后期、末期时间范围内，因此必然只是托名作品。

¹³ 《江汉考古》2023 年 2 期，总第 185 期。

¹⁴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www.preqin.tk/2020/10/13/1086/>，2020 年 10 月 13 日。